

郁金香书系

王圣思
著

难得是相逢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郁金香书系

难得是相逢

王圣思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得是相逢 / 王圣思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

(郁金香书系)

ISBN 978-7-5651-3074-8

I. ①难…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5676 号

书 名	难得是相逢
作 者	王圣思
责任编辑	张元卿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8 千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3074-8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小序

王圣思

父亲王辛笛先生健在时是南京《开卷》的作者和读者，而我也一直是《开卷》的读者，曾经也为这份刊物写过一些文字。父亲最后一本散文集《梦馀随笔》就是《开卷文丛》执行主编董宁文先生联系落实的。在病床上父亲拿到刚出版的新书时，脸上露出了微笑，那是自我们母亲病逝后几乎难得一见的笑容。而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们赠送给前来悼念的读者们的也正是这本书，仿佛是诗人父亲送给读者的最后一曲“天鹅之歌”。



《梦馀随笔》封面

二〇一六年新年伊始，承宁文先生约稿，希望能将我近年来撰写父亲及其友人的文章收录为十万字的集子，我没有立刻答应下来，因为没有把握，不知是否写有那么多的字数。在二〇一〇年我已与小姐姐圣珊合作出版过一本《何止为诗痴·辛笛》，似乎已把往年所写的文章大多收入其中了。尽管这五年来也写了一些父亲与外公、父亲与友人过往历史的相关文字，但从未考虑过再次结集。当找出这些文字细数之后发现，竟然也有十余万字，若再做些增减，完成宁文的约稿应无问题。文集题目源自父亲赠送旅美诗人张错（振翱）先生的诗句“人生难得是相逢”，为简明扼要定为《难得是相逢》。立意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很幸运出生在这样一个和睦温馨且充满了浓浓文化和文学氛围的家



一九八一年圣思与父亲一起读《九叶集》

庭,与父母、与外公(徐森玉)、与大舅(徐伯郊)、与四叔(辛谷)等亲人相逢;也因此有幸能与父亲的友人们(郑振铎、巴金、罗洪、盛澄华、袁可嘉、杜运燮等)及其作品相逢;人生难得是相逢,从我自己来说,恢复高考后,我得以与我的大学良师(王智量)和同学(哈若蕙、汤朔梅)相逢,与我在大学时所喜爱的研究对象(俄罗斯文学家屠格涅夫、叶赛宁及中国“九叶”诗人们)相逢……所有这些都给予我情感上的滋养、精神上的熏陶和灵魂上的启迪,均可称得上是此生“难得”的“相逢”。

全书分四辑。第一辑以写父亲的友人为主,其中有我与他们接触的经历,以及我阅读他们诗作后的感悟分析。第二辑主要是关于父亲及亲人长辈们的纪念文字。第三辑是为我所撰写及编辑的书籍和文集所作的自序、后记和编后记,还有为同学著作所写的跋文。第四辑是关于俄国文学与中国及“九叶”诗派的研究论文。每一辑并未完全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依据内容来安排。自忖无论文章长短,都是我有感而发的用心之作,有的是我的亲身经



二〇〇一年深秋圣思在书桌前

历,有的凭借史料而作,有的是思考的结晶,三者或各有侧重,或交织在一起。现在我怀着敬畏之心将此书呈现给读者,期盼与大家分享写作和阅读的心得。

感谢学生王芳在繁忙的教课之余为我校读文稿,并建议取此书名;感谢兄姐圣群和圣珊为我的书稿寻找选配照片而忙碌;更要感谢宁文先生给予的机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出版此书所花费的宝贵精力。

二〇一六年二月于西南一隅

目 录

小序 / 1

第一辑

怀念父亲的挚友盛澄华先生 / 3

杜运燮的“朦胧诗” / 33

“我是沉寂的洪钟”

——悼念袁可嘉先生 / 53

智量师 / 73

从《恋人书简》再版想到的 / 82

“九〇后”的桃源人

——访丁景唐先生 / 87

小屋餐厅的诗吟

——读王果近作所想起的 / 91

第二辑

许国何须惜此身

——纪念徐森玉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逝世
四十周年 / 99

爱书岂是为身谋

——记徐森玉、徐伯郊、王辛笛两代三人与郑振
铎的交往 / 127

辛笛与《大公报》七十年因缘 / 153

怀 思

——纪念父亲辛笛百年诞辰 / 160

忆父亲与大学诗社 / 166

重读四叔辛谷的诗 / 170

第三辑

《静水流深》自序 / 187

《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辛笛传》后记 / 190

《听水吟集》后记 / 195

《记忆辛笛》编后记 / 203

《何止为诗痴·辛笛》后记 / 206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辛笛卷》编后记 / 209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湜卷》编后记 / 214

哈若蕙《一片冰心》跋 / 220

跋：麦田和湿地的守望者

——读汤朔梅诗集《湿地的太阳》 / 224

第四辑

中国叶赛宁研究述评 / 235

屠格涅夫与《父与子》和《父与子》与巴金 / 273

“九叶”诗人群体形成原因初探 / 286

第一辑

怀念父亲的挚友盛澄华先生

盛澄华先生是父亲辛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时的好友，他俩是同龄人。二〇一二年父亲和澄华伯伯一起迎来他们的百岁诞辰。在这样的日子里，让我更加怀念这位具有浪漫情怀、才华横溢的父执。在我们家，他也是父亲最经常提到的名字，有关他的个性和轶事，我们少年时代就耳熟能详，常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六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去旅游，遵照父亲的嘱咐去拜访澄华伯伯。他很热情，关切地问起父亲的情况，让我感到亲切的是，不仅因为他家和我家一样有许多书，他悉心研究的法国大作家纪德的全集整齐地排列在书橱里，更是因为亲眼看到了这位父亲在家常挂念的才子挚友。只是发现我见到的他已无父亲描述中那种当年的潇洒倜傥了，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消瘦衰弱的痕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澄华伯伯离世二十多年后，晚年的父亲还惦念着好友的儿子们，希望了解他们的情况。信寄到他们的母亲韩惠连教授工作的外交学院，没想到被退

回，也就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父亲不无惆怅。尽管父亲与澄华伯伯是好朋友，但在他们夫妻离异这一变故中，父亲始终同情的是惠连姨，对好友颇有微辞。他常会感叹她真不容易，这样一位职业女性独自把五个儿子抚养培育成人，并坚持出色的教学工作。在父亲去世一年以后，二〇〇五年通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魏东君，我又与他们联系上了，父亲和澄华伯伯在天之灵知道了一定都会很高兴。我把为父亲写的传记《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辛笛传》寄给了当时九十三岁的惠连姨和盛氏兄弟，不久收到惠连姨的来信和寄赠的回忆录《轻舟已过万重山》，使我对澄华伯伯当年的留学生涯、在国外与父亲及其他友人的交往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另外还读到友人提及澄华的文字有杨绛姨的《我们仨》、四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长篇小说《风萧萧》作者、后去香港的作家徐訏先生的《盛澄华》，以及澄华的学生唐祈、李



辛笛儿女看望百岁老人韩惠连

升恒等先生的追忆文章等,也让我多侧面地了解、认识了澄华伯伯的一生。

—

盛澄华是浙江萧山人,生于一九一二年,父亲比他略小几个月。大学时代他俩加上同班同学孙晋三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是最要好的朋友,在校园里“三剑客”之美称。孙晋三出身于牧师家庭,英文极好,盛澄华第二外语法文学得好,最早在美国人温德教授的课上闻得纪德大名,以后喜读纪德的作品,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已开始关注这位法国现代作家,并撰写介绍文章。父亲幼年读私塾,中文功底扎实,尽管自十岁起学英文,但对两位好友的外语能力仍很推崇。

他们都爱好文学,课余大量读书。当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大学生们爱读的作品,澄华读后激动不已,更是身体力行,加入了模仿维特的行列,身穿黄背心,脚蹬长统靴,这样的装束在大学里成为一道可观的风景。更有一些失恋的男生,仿佛也经历了维特式的感情波折,为此寻死觅活。所以在父亲眼里澄华是位浪漫才子,他有反叛的个性,在家事中也可见一斑。暑假期间他回老家萧山,他家在当地很富有,也颇有名。当他得知家族中发生的一些丑事后,怒不可遏,拿起墨笔,在雪白的粉墙上连写一串黑色大字和惊叹号:“无耻!无耻!无耻!”然后把笔一扔,打道回校。

他们仨曾想办个杂志,起名为《取火者》,暗指古希腊神话中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但当时校内学生会中政治派别争斗激烈,往往是左派右派轮流坐庄,他们拟办刊物的

那年正好“右派”执掌大权，从刊物的名字就嗅出什么，不同意他们办刊，结果只好作罢。他们三人中澄华最活跃，自己办不成刊物，就参加《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他最早主编文艺栏目，在他之后是哲学系擅写文学批评的李长之任该栏目的主编，再后来由父亲接替主持这一栏目。

一九三五年他们在清华大学毕业，澄华立刻去法国留学，晋三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父亲则留在北平，任教于贝满和艺文两所中学。澄华到法国后首先给父亲写信，告知一路上的情景及到达巴黎后的近况；过了四五天后才将平安抵达的信函寄回老家。结果萧山老家的回信经杭州转上海转北平转西伯利亚，最后澄华在巴黎收到，可过了三个星期，还迟迟不见邮路更近在北平的父亲来信。因此写信埋怨好友把他给忘了；同时提到父亲离别时的承诺——要从他们的通信中锻炼自己的恒心，结果却未兑现，让他颇为失望。其实，父亲并没有忘记他，澄华一路写成的《海上随笔》寄到北平《晨报》副刊发表，父亲将他的文章一篇篇收集起来，然后寄至巴黎，但因澄华搬家，没有收到。于是父亲又将自己每次多买的留存好友文章的八份报纸再次寄去。父亲总是很留意友人在报上的文章，生怕他们看不到，会热心地寄去，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老年。但他却懒于写信，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反而落笔困难，在他当时的日记^①里，他记录了好友的来信，一边忏悔，一边仍在拖延。直到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才会一鼓作气写长长的回信加以弥补。

^① 《夜读书记》附录《春日草叶》，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一九四八。

留学生在国外学习有各自的目标和选择。澄华在巴黎就不读学位,不考文凭,而是专心致志地研究纪德。当时纪德还健在,在法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占有文坛领袖的地位,由他创办的《新法兰西评论》聚集了一批很有影响的作家,如普鲁斯特、罗曼·罗兰、瓦雷里、克劳岱尔等都是撰稿人或是由该杂志推出成名的。澄华就近研究他,与他交往,阅读、翻译他的作品,碰到问题或疑惑就写信请教,纪德欣赏这位年轻人的见解,也常用书信答复他。纪德若在巴黎,澄华会打电话给他,要求上门面谈,纪德则尽可能地安排时间与他见面。如此,既有书信往返,又有亲炙风采交谈的机会,澄华认为这样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才是最重要的,有所专长才是学习的目的,比面面俱到地读学位有意思得多。

二

澄华早在第一封信里就劝父亲赶快准备到英国去读书,路过巴黎一定要到他那里停留一下——“我等着你!”同时在信尾写道:“朋友,心地放坚些!别做什么事都那么犹豫。”看来到底是老同学,还是很了解父亲的性格。毕业后一年很快过去了,父亲这里还是没什么动静。远在法国的澄华耐不住接二连三地来信催促他。原来,父亲打算教两年书,取得一些实际经验,并对中国社会的需求有进一步了解之后,再考虑出国学习。但国内的局势已经越来越动荡不安,日本侵略者加紧磨刀霍霍。他若再不动,也许就出不去了。在澄华不断的函牍催促下,他终于写下告别他留恋的北平古城的诗句——“从此不再是贝什的珠泪 / 遗落在此城中”(《垂死的城》),于一九三六年夏,在朱光

潜教授的建议和荐引下，去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父亲的目的地是英国，必须走海路才能到达。他从上海坐船先到意大利，然后到法国，在巴黎他多停留了几天，为的是与好友相聚。异国他乡两人重逢，都兴奋异常。父亲记得就借宿在澄华居住的学生小公寓里。那时的拉丁区不是富人居住之所在，而是穷艺术家、留学生相对集中的地方。澄华住三楼，房间不大，盥洗设备还不如父亲在天津老家的卫生间。父亲发现中国留学生的生活还是很清苦而简朴的，平时连手纸都不买，而是把前一天看过的《巴黎晚报》裁成方块，权作草纸使用。吃饭也随便得很，有一顿没一顿的，有时到外面的小饭馆吃，有时自己在家里弄点东西打发一顿。父亲感到很新奇。澄华常请父亲去住处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菜肴价钱低廉，但法国人讲究生活情调，再小的餐馆也和大饭店一样，餐桌上放着小瓶红葡萄酒，免费供应，作为饭前开胃酒。餐厅里有那种走街串巷的乐师两三人，拉弹着提琴、吉他或手风琴，在餐桌旁为客人演奏助兴，琴声悠扬，一曲终了，客人给些小钱，他们又去别处弹拉。澄华竭尽地主之谊，每天陪着父亲出去游览。卢浮宫里历代艺术珍品琳琅满目，各类沙龙画展上新画派层出不穷。印象派马奈、德加、塞尚、雷诺阿、梵高、高更的名画，让父亲大开眼界。父亲尤其酷爱莫奈的《日出的印象》、《睡莲》等，色彩点画的运用，光线明暗的交错，朦胧诗意的画面让他感到似曾相识，与他追求的现代诗境有着某种相通，让他品味再三。在巴黎大街上、卢森堡公园里有各种雕像栩栩如生，难忘卢梭雕像的风采。而罗丹震撼人心的雕塑艺术也